

元九





林子全集

權實

林子曰道其可得而言乎。其不可得而言乎。昔者孔子之設科也。則有雅言罕言之異矣。若道家言之。而率以致喻。至於釋氏。則又有化城黃葉。許多名目者。亦皆權設也。或問雅言罕言。林子曰。夫曰雅言者。是乃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

門人

饒有年

王潢

全叅閱



能者。所可使由之道也。夫曰罕言者。是乃聖人  
天地之所不能盡者。不可使知之道也。故下學  
而上達者。先權而後實也。忠恕而一貫者。先權  
而後實也。顏子曰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。而其所以  
循循而善誘者。先博之以文。而所謂詩書六  
藝者。徐以察其志之果專也。然後以約禮教之  
者。成章後達。有漸之教也。龍江兆恩

### 艮背權實

洪生問曰。艮背之教。豈非出於易乎。林子曰。然。夫

艮背之言。雖出於易。而余竊之以接初學之士者。  
殆非易之所謂真實義也。敢問易之真實義。林子  
曰。艮其背者。益於背也。象曰。君子思不出其位。而  
孟子所謂立天下之正位者。艮背之要旨。入門之  
大法也。而余每竊之以爲教者。庶或有信而從之  
矣。要之。欲人都從背上做工夫。而念念皆歸於背。  
以收拾此放心。望門而入之一法也。洪生曰。文誼  
嘗竊窺夫子之教。或以艮背爲止念之功。或以艮  
背爲降伏之法。亦惟存乎其人爾。豈非釋氏所謂



林子全集 權實卷之四十一  
權實二用也哉。林子曰。然。余或以易之艮背。而與初學者道也。只從念之路頭上做工夫者。其權乎。余或以易之艮背。而與上達者道也。又從心之實地上做工夫者。其實乎。然念雖起於心。而心之實地。則本無念也。心本無念。而反爲念之所奪者。此止念之功。不可以已也。

洪生問心之實地。林子曰。心之實地。本無心也。本無念也。本無法也。寂然不動之誠。太虛而已矣。然太虛未始有氣。而况形乎。是乃吾之本體也。本體既盛。大用斯彰。具大總持。而萬物皆備於我矣。故以我涅槃之妙心。而總持乎太虛之本體。萬法皆備。而大用有不現前乎。然念起於心。而曰念之路頭。又曰心之實地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念字從人。從二。從心。人二其心。而有念之善。有念之不善者。此路頭之所由以分也。故善念者。內念也。不善念者。外念也。內念雖曰善矣。然亦不免有念。念從妄起。亦從妄滅。余故曰。以念而滅念。以妄而離妄也。夫爲學之人。卽從心之實地上做工夫。不亦善乎。而必



先於念之路頭上者。又何也。蓋以內而忘外。以善而去其不善。以漸復其心之本體者。教之序也。程明道曰。內外兩忘。渾然無事。爲學之極則也。尚書曰。華夏蠻貊。罔不率俾。爲治之極功也。此孔子之所以罕言。而余之所以歸儒宗孔者。殆爲是與。洪生又問孔子之罕言。林子曰。顏曾之愚魯。旣不多得。而子貢之穎悟。又難與言。然則子貢而下。復將誰語哉。故遇顏曾。則不得不言。遇子貢而下。則不得不默。此孔子之所以罕言。而亦不能不罕言也。

### 中一權實

或問良背之功。似爲在後。而行庭之旨。又曰在中。今日俱指人之中。心言之。其實皆一處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此亦釋氏所謂權實語也。子其知堯舜之中乎。而中者。非他也。中卽一也。子其知仲尼之一乎。而一者。非他也。一卽中也。故良其背焉。而背乃心之中。一之處也。行其庭焉。而庭亦心之中。一之處也。然而中也。一也。豈其有定在乎。由是而天。而地。而日月。而山川。而昆蟲草木。而生生化化之無盡。



者亦皆我之中也。亦皆我之一也。若必以其有定在也。而求所謂中。求所謂一者。卽非聖人之中。聖人之一矣。

### 元神權實

林子曰。夢中人拙集中之所說元神者。蓋以反識爲智而元神之。釋氏所謂權語也。元神實義拙集中之所說元神者。蓋以自造性命而元神之。釋氏所謂實語也。余自十數年前。以此二語。每與人言之。而莫不以夢中人之所說者。能令人驚惕。而互

相戒勉者有之。若夫元神實義。則不免而疑而駭。而至是乃始有知而信之者。故癸未之春。先撰夢中人逮今甲申之夏。乃撰元神實義。而有志之士。其將自造性命而元神之乎。若不有釋迦之精進。歷三大劫。不能爲已。其將反識爲智而元神之乎。不圓坐。不可也。不槁形。不可也。日惟以此元神。以戰勝此識神。而不復有一毫他慮。雜乎其間者。抑或可爲也。或者以林子之所謂元神實義。真可爲能解如來之真實義矣。若夢中人一帙。不復示人。



直惟以此元神實義以接上乘。不亦可乎。林子曰。子之言豈不然哉。但非余之意矣。余之意欲以斯道徧滿於天地間。俾凡曰儒曰道曰釋曰士曰農曰工曰商皆得聞之。而其所得聞者。母曰上乘焉。已也。而中乘下乘亦皆在余所樂育之中。以俾世無遺人。人無遺教。而後余之心始安矣。子獨不觀之六祖壇經乎。若神秀時勤拂拭之偈。只在門外。未見本性。而五祖乃令門人炷香禮敬。盡誦此偈。卽得見性。其意何也。豈不以天下萬世能得此無

上菩提之自性。蓋有不可以多見者。然非惟釋氏。而孔子亦且罕言命。罕言仁矣。而孝親敬長。謹行信言。乃其所雅言者。又豈不以所謂民者。比比皆是也。若夫豪傑之士。乃數百年或一遇焉。此其所以罕言也。由是觀之。余惟此夢中人一帙。是亦足矣。而元神實義。乃爲二三子所強而論著。而二三子又且命之梓氏矣。姑兩存之。俾知所以正修行之路。以自造自化。亦俾知所以通晝夜之說。以自驚自惕。故知有元神之義。而不知有夢中之人者。



則必無自驚自惕之真心。而修爲之功其能力乎。若知有夢中之人。而不知有元神之義者。則必無自造自化之實行。而彼岸之地其得到乎。今兩存之。而能並觀之。庶或爲後學之一少助也。然此元神也。乃從太虛中來者。元神之實義也。至若父母初正性命。而爲生生不息之種子者。是之謂種性。種性含靈。皆有佛性。故佛性也者。佛性也。以其有佛之性。而堪作佛焉者。佛性也。

### 戒懼格致權實

或問戒慎恐懼一也。而子旣曰。不戒慎而自戒慎。不恐懼而自恐懼。而今又曰。戒慎恐懼。防乎其防。致知格物一也。而子旣曰。非謂物來則格之。而反動其心也。而今又曰。外物之來。必思以格之者。何謂也。林子曰。誠者。天之道也。誠之者。人之道也。

### 虛無權實

或問旣曰虛無者。太虛太無也。又曰無之至於無。可無也。虛矣。今又曰無此聲色臭味。而心自虛矣。敢問何謂也。林子曰。古人虛無之旨。豈異也。



寂滅權實

何生初來受業。既語之心法矣。乃復問曰。何謂寂滅。林子曰。無此色聲香味觸法而寂者。寂滅也。再易歲復來見。乃以其能滅此色聲香味觸法。而自以爲寂矣。以告林子。林子曰。汝之心。果有色聲香味觸法之可滅乎。何生愕然。如有所失。長跪請教。曰。願夫子明以教我也。林子曰。汝之心。無有乎所謂色聲香味觸法者。豈必滅此色聲香味觸法而後能寂也哉。然則如何而後可也。林子曰。汝惟守

此心法。存存而不失焉。則所謂色聲香味觸法者。自當退聽矣。奚必待滅而後能寂也哉。又易歲復來問心。林子曰。汝其有心乎。何生答曰。人安能無心。林子曰。人安能有心。汝之心。非汝之心也。而心無其心者。乃汝之心也。夫既曰無心矣。而又安有所謂色聲香味觸法者乎。於是何生大喜而問無心之旨。林子曰。何思何慮。寂然而不動者。無心也。夫無心豈易言哉。汝必先了汝之心。然後可以言無心也。若或不知所以了汝之心。而必求所謂無



心者。豈不反動其心。而又安能得其寂然不動之本體耶。

佛禪權實

或問佛。林子曰。佛本無佛。夫既曰無佛矣。而又言佛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夫佛豈可得而言哉。然必至於無佛可佛而後方可言佛。或問禪。林子曰。禪本無禪。夫既曰無禪矣。而又言禪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夫禪豈可得而言哉。然必至於無禪可禪而後方可言禪。

林子全集

門人

饒有年

全叅閱

王潢

寓言

林子曰。三教之書。率多寓言。精微玄致。都在言外。昔有鑿井而曰吾得一人焉。或信而往觀之者。有之。或不信而往與之辯者。有之。夫聖人之道。雖曰燦如日星矣。然而書不盡言。言不盡意。况其言古而遠。而其意遠而微者乎。故鑿井而



得一人焉。是亦雲漢之遺旨也。而天下後世有不往觀而往辯者。抑寡矣。龍江兆恩

補天寓言

女禍氏與太昊同母。生而神靈。太昊沒。共工氏曰。康回者。髦身朱髮。任智自神。俶亂天常。竊保冀方。壅防百川以害天下。與祝融戰不勝而怒。乃頭觸不周山崩。天柱折。地維裂。女媧氏戮之。因鍊五色石以補天。而共工氏遂亡。林子曰。共工俶亂天常。竊保冀方。此所謂頭觸不周山崩。取譬之詞也。至於天經地義爲之泯滅。故曰天柱折。地維裂。五色石者。五常之喻也。鍊五色石者。復五常之性也。五常復。則地平而天成矣。故曰補天。

射日寓言

初帝摯立。封堯爲唐侯。摯以荒淫而廢。諸侯尊堯爲天子。是時十日並出。焦禾殺稼。又有大風。猥狻封豨。修蛇皆爲民害。堯乃使羿繳大風於青丘之澤。上射十日。下殺猥狻。斷修蛇於洞庭。禽封豨於桑林。萬民欣悅。莫不向服。林子曰。射所以比德也。



堯有峻德，而天變頓消。如射之繳之之速也。十日並出，甚言陽之亢極矣。故曰焦禾殺稼，是恒暘而僭亢之災也。

母胎寓言

佛母摩耶夫人遊毘藍園無優樹下。右脇誕生太子釋迦牟尼佛。九龍吐水沐浴金軀。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。曰：天上天下，惟吾獨尊。道門陳致虛嘗謂左手攀枝，右脇降誕，豈不是他離了生死岸頭。九龍吐水沐浴金軀，豈不是淨裸裸赤灑灑底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，豈不是八字打開。中有個見成公案。天上天下，惟吾獨尊，豈不是一大事因緣。人中最爲第一。斯言得之矣。

老聃在母胎八十一年。剖左腋而生。林子曰：余謂老子得九九太陽之數而足。故曰八十一。其旨微矣。後人不識其旨，而以老子二字而揣逆之，謂子之老。至八十一歲而始生，不亦妄乎。若夫修己背垢而生禹，簡狄胷剖而生契，其於釋迦之右脇老子之左腋也，然乎。非歟。



佐生問剖左腋也。誕歟。林子曰。亦寓言也。以藏神之室而胎其神。如在母胎然者。神胎也。故釋不右脇。老不左腋。禹不圻背。契不背胷。

### 神遊寓言

黃帝閒居大庭之館。齊心服形。三月不親政事。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。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。臺州之北。不知去斯齊國幾千萬里。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。神遊而已。其國無帥長。自然而已。其民無嗜欲。自然而已。不知樂生。不知惡死。故無夭

殤。不知親已。不知踈物。故無愛憎。不知背逆。不知向順。故無利害。都無所愛惜。都無所畏忌。入水不溺。入火不熱。斫撻無傷。痛指摘無瘡。癢。乘空如履。實。寢虛若處牀。雲霧不駭其視。雷霆不亂其聽。美惡不滑其心。山谷不躓其涉。神行而已。林子曰。凡天地間所有皆形也。皆形則皆氣。皆氣則皆神也。故用形而不用神。則物物皆戾。用神而不用形。則物物皆虛。夫惟其虛也。則雲雷之變態。則皆天之神。則皆我之神也。山川之流峙。則皆地之神。則皆



我之神也。水火之燥濕則皆陰陽之神。則皆我之神也。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神。則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氣。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氣。則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形。不知有形。不知有氣。不知有神。境有順逆。而神無順逆。形有生死。而神無生死。遇有善惡。而神無善惡。時有古今。而神無古今。氣有虛實。而神無虛實。故曰神遊而已。列子之寓言也。

不濡不灼寓言

孔子觀於呂梁。懸水三十仞。流沫三十里。鼃鼃魚

鼃之所不能遊也。見一丈夫遊之。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。使弟子並流而求之。數百步而出。披髮行歌。而遊於棠行。孔子從而問之曰。蹈水有道乎。曰。亡。吾無道。吾始乎故。長乎性。成乎命。與齋俱入。與汨俱出。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。此吾所以蹈之也。孔子曰。何謂始乎故。長乎性。成乎命也。曰。吾生於陵。而安於陵。故也。長乎水。而安於水性也。不知所以然而然。命也。

趙襄子率徒十萬。狩於中山。藉苻燔林。扇赫百里。



有一人從石壁中出。隨煙燼上下。衆謂鬼物。火過徐行而出。若無所經涉者。襄子怪而留之。徐而察之。形色七竅人也。氣息音聲人也。問奚道而處石。奚道而入火。其人曰。奚物而謂石。奚物而謂火。襄子曰。而嚮之所出者石也。而嚮之所涉者火也。其人曰。不知也。魏文侯聞之。問子夏曰。彼何人哉。子夏曰。以商所聞夫子之言。和者大同於物。物無所傷闕者。遊金石。蹈水火皆可也。文侯曰。吾子奚不爲之。子夏曰。剗心去智商。未之能也。文侯曰。夫子奚不爲之。子夏曰。夫子能之。而能不爲者也。林子曰。與齋俱入。與汨偕出。所謂入水不濡也。隨燼上下。徐行而出。所謂入火不灼也。然不濡不灼之旨。豈非以心之金剛。歷萬劫而不壞。道之自然。亘萬古而不渝也哉。

鯤鵬寓言

北冥有魚。其名爲鯤。鯤之大。不知其幾千里也。化而爲鳥。其名爲鵬。鵬之背。不知其幾千里也。怒而飛。其翼若垂天之雲。是鳥也。海運則將徙於南冥。



南溟者。天池也。齊諧者。志怪者也。諧之言曰。鵬之徙於南溟也。水擊三千里。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。去以六月息者也。野馬也。塵埃也。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天之蒼蒼其正色耶。其遠而無所至極耶。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。林子曰。鯤鵬之變化於天地間者。亦猶吾身之一升一降。以樞得其環中。以應無窮也。

解牛寓言

庖丁爲文惠君解牛。手之所觸。肩之所倚。足之所

履。膝之所踣。砉然騞然。奏刀騞然。莫不中音。合於桑林之舞。乃中經首之會。文惠君曰。嘻。善哉。技蓋至此乎。庖丁釋刀對曰。臣之所好者。道也。進乎技矣。始臣之解牛之時。所見無非牛者。三年之後。未嘗見全牛也。方今之時。臣以神遇。而不以目視。官知止。而神欲行。依乎天理。批大郤。導大窾。因其固然。枝經肯綮之未嘗。而况大軀乎。良庖歲更刀。割也。族庖月更刀。折也。今臣之刀十九年矣。所解數千牛矣。而刀刃若新。發於硎。彼節者有間。而刀刃



者無厚。以無厚入有間。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。是以十九年之刀刃。若新發於硎。雖然。每至於族。吾見其難焉。怵然爲戒。視爲止。行爲遲。動刀甚微。謫然已解。如上委地。提刀而立。爲之四顧。爲之躊躇滿志。善刀而藏之。文惠君曰。善哉。吾聞庖丁之言。得養生焉。

### 馴虎寓言

周宣王之牧正。有役人梁鴛。能養野禽獸。委食於園庭之內。雖狼虎鷓鴣之類。無不柔馴者。雄雌在前。孳尾成羣。異類雜居。不相搏噬也。王慮其術。終於其身。令毛丘園傳之。梁鴛曰。鴛賤役也。何術以告爾。懼王之謂隱於爾也。且一言我養虎之法。凡物順之則喜。逆之則怒。此有血氣者之性也。然喜怒豈妄發哉。皆逆之所犯也。夫食虎者。不敢以生物與之。爲其殺之之怒也。不敢以全物與之。爲其碎之之怒也。時其饑飽。達其怒心。虎之與人。異類而媚養已者。順也。故其殺之逆也。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。亦不順之使喜也。夫喜之復也。必怒。怒



之復也常喜。皆不中也。今吾心無順逆者也。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。故遊吾園者。不思高林曠澤。寢吾庭者。不願深山幽谷。理使然也。林子曰。列子此言。孰不以爲誕而不經也。狼虎鵬鶚之類。以儼此心之難馴也。抑豈知物之至暴者。猶可以媚養而馴。而人之至頑者。獨不可以善養而化乎。列子言多玄致。余摘一二章而例論之。以與世人習其辭而不能逆其志者道也。

木雞寓言

紀渚子爲王養鬪雞。十日而問雞已乎。曰未也。方虛憍而恃氣。十日又問。曰未也。猶應嚮景。十日又問。曰未也。猶疾視而盛氣。十日又問。曰幾矣。雞雖有鳴者。已無變矣。望之似木雞矣。其德全矣。異雞無敢應者。反走矣。林子曰。大學所謂止至善而定而靜而安。不謂之木雞之德全乎。故能富貴不淫。貧賤不移。威武不屈。而孟子之所謂大丈夫者。其德全矣。

屠龍寓言



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。殫千金之家。三年技成。而無所用其巧。林子曰。技成而無所用者。豈非所謂道大而無所容耶。

獼猴寓言

終南山有一僧住庵習定。一日僧失伽梨。乃遍尋覓。則一獼猴披在崑間。宴坐。林子曰。心本靜也。而世人謂之心猿者。何也。蓋心之憧憧往來如猿猴之性。輕狂不定。故也。後世不識寓言之微。而謂獼猴能習定也。惑矣。

象罔寓言

黃帝遊乎赤水之北。登乎崑崙之丘。而南望還歸。遺其玄珠。使知索之而不得。使離朱索之而不得。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。乃使象罔。象罔得之。黃帝曰。異乎。象罔乃可以得之乎。或問黃帝。非易所稱垂衣裳者。林子曰。此言黃帝亦寓言也。黃者。中也。土之正色也。吾身之土中也。帝者。主也。以主此土中也。赤也者。火也。心之火也。火中之水者。日中之月也。故曰赤水。玄珠也者。卽孟子之所謂幾希也。



聰明睿知皆由此出。而千變萬化。抑何玄也。而黃中之土。乃老氏之所謂玄牝者是也。故曰玄之又玄。衆妙之門。惟其遊於赤水。故其遺此玄珠。玄珠既遺。縱有智力不能索也。故曰乃使象罔。象罔者。無相也。珠以玄名。何有於相。既不有相。又安可以智力而索之耶。至於赤水南也。而曰北。還歸北也。而曰南者。倒顛之義也。

壺公寓言

費長房初爲市椽。市中有老翁賣藥。懸一壺於肆頭。輒跳入壺中。市人莫之見。惟長房於樓上覩之。異焉。因往再拜。奉酒脯。翁知長房之意。其神也。謂之曰。子明日可更來。長房旦日復詣翁。翁乃與俱入壺中。林子曰。身譬之壺也。吾身之壺。亦有日月星辰之照臨。亦有山嶽河海之流峙。亦有飛走動植之生化。化在天地之內。而非內。超天地之外。而非外。前乎千萬世。而非往。後乎千萬世。而非來。何者。非形。形皆我有。何者。非氣。氣皆我用。何者。非神。神皆我靈。故曰何物高於天。生天者。是何物厚。



於地育地者是何物寬於虛空運虛空者。是此壺公之義也。

何處非佛寓言

昔者城東有一老母。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。每見佛來。即便迴避。雖然如此。回顧東西。總皆是佛。遂以手掩面。於十指掌中。亦總是佛。林子曰。豈非孔子所謂在前在後。中庸道不可離之意邪。

芥子須彌寓言

江州刺史李澈問歸宗智常禪師曰。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。澈卽不疑。芥子納須彌。莫是妄談否。智常曰。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。還是否。澈曰。然。智常曰。摩頂放踵。如椰子大。萬卷書向何處著。澈俛首而已。林子曰。釋氏所謂盡大地撮來。如粟米大。邵康節收天下春歸之肺腑者是也。所謂山河大地。皆吾法身之妙用。孟子塞乎天地之間者是也。

雷起甚處寓言

堯峰顥暹禪師聞雷聲示衆曰。還聞雷聲麼。還知起處麼。若知起處。便知身命落處。林子曰。昔者邵



堯夫問於程伊川曰。雷起甚處。蓋欲示之以根本之學。一陽之義也。伊川不悟。而曰起處起。惜哉。

### 愛蓮寓言

愛蓮說畧曰。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。濯清漣而不妖。中通外直。不蔓不枝。香遠益清。亭亭淨植。可遠觀而不可褻翫者焉。林子曰。周子愛蓮之本旨。以喻心也。子華子曰。心之精爲火。其色赤。其狀如覆蓮。故釋氏之所以有取於蓮者。以心之不染塵故也。

### 桃源寓言

晉太元中。武陵人捕魚爲生業。緣溪行。忘路之遠近。忽逢桃花林夾岸。數百步。無雜樹。芳草鮮美。落英繽紛。漁人甚異之。復前行。欲窮其林。林盡水源。便得一山。山有小口。髣髴若有光。便捨船從口入。初極狹。纔通人。復行數十步。豁然開朗。土地平曠。屋舍儼然。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。阡陌交通。雞犬相聞。其中往來種作。男女衣著。悉如外人。黃髮垂髫。並怡然自樂。見漁人。乃大驚。問所從來。具答之。



便要還家。設酒殺雞作食。村中聞有此人。咸來問訊。自云先世避秦時亂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。不復出焉。遂與外人間隔。問今是何世。乃不知有漢。無論魏晉。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。皆歎惋。餘人皆復延至其家。皆出酒食。停數日辭去。此中人語云。不足爲外人道也。及出得其船。便扶向路。處處誌之。及郡下。詣太守。說如此。太守就遣人隨其往。尋向所誌。遂迷不復得路。南陽劉子驥。高尚士也。聞之欣然親往。未果尋病終。後遂無問津者。林子曰。捕魚爲業者。謂心之活潑。如魚之悠然自得也。山有小口。從口入。初極狹。謂方寸之地狹也。口者。方寸之象也。豁然開朗。土地平曠。等語。謂心之無量廣大也。避秦時亂。來此絕境。謂離俗之糾紛。適吾之間曠也。遂與外人間隔。是心遠之義也。不足爲外人道。難與俗人言也。尋向所誌。迷不復得路。心不清淨故也。後遂無問津者。謂心學之不明於天下後世也。

積珍沒海寓言



明豐生問曰。古之人不以物累其心也。故以積珍而沒之海。有諸乎。林子曰。珍沒於海者。心藏之淵也。夫物豈能累心。而心則累於物爾。太玄曰。心藏於淵。美厥靈根。所謂積珍而沒之海也。

瓓寶莊嚴寓言

林子曰。玻瓈赤珠。瓊瑤而嚴飾之者。非外也。萬物備於我矣。故索於外而嚴飾之者。世間之珍也。索於內而嚴飾之者。心上之寶也。

草木俱去寓言

釋惟岳嘗有言曰。只如舍衛國王。欲往靈山見佛。勅諸臣僚。山河大地。草木叢林。並須同去見佛。若一草一木不去。吾則不得見佛。林子曰。佛說非身。是名大身。故山河大地。卽我。我卽山河大地。豈非所謂佛身。克滿於法界。而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耶。不曰克塞兩間焉已也。須到得包羅天地於無外。然後方可言見性成佛。蓋大無不容。小無不入。佛性然也。故曰。若一草一木不去。不得見佛。



入淵於然也。或曰：「珠一草」一本不在此。不特其物。

無於然對其何言。及於此。則其大。其小。其公。其私。

豈不曰。其迷。其覺。其迷。其覺。其迷。其覺。其迷。其覺。

洞。洞。洞。洞。洞。洞。洞。洞。洞。洞。洞。洞。洞。洞。洞。洞。洞。洞。

長谷大。長谷大。長谷大。長谷大。長谷大。長谷大。長谷大。長谷大。

一草。一草。一草。一草。一草。一草。一草。一草。一草。一草。一草。一草。一草。一草。

際。際。際。際。際。際。際。際。際。際。際。際。際。際。際。際。際。際。

新。新。新。新。新。新。新。新。新。新。新。新。新。新。新。新。新。新。

林子全集

門人

饒有年

全叅閱

王潢

破迷

或曰：天下皆迷也。而誰與覺之。林子曰：夫天下

之安於迷也。舊矣。故覺者以迷為迷。而迷者亦

以覺為迷。若必欲破其迷而覺之者。是亦迷也。

余嘗覽三氏之書矣。夫乘日輪之右脇者。釋迦

也。李樹下之左腋者。老子也。是釋老之生也。孰



不以爲怪而不之信。至於太昊之母履跡意動。以及孔子二龍五星等語。又孰不以爲神而信之。若以二氏爲怪。何不以二氏之怪。而怪伏羲孔子而不之信也。若以儒門爲神。何不以儒門之神。而神釋迦老子而信之耶。又至於嫫祖感大星之祥。而生少昊。女樞有瑤光之瑞。而生顓頊。慶都赤龍。簡狄飛燕。此其神耶。怪耶。其足信耶。不足信耶。或以爲神。則皆神也。或以爲怪。則皆怪也。若必於此則神之信之。於彼則怪之。而不之信。殆非古今之通論也。龍江兆恩

羽化長生

時有以羽化飛騰之術。長生不死之訣。訪於林子。林子曰。兆恩嘗考三氏之書。黃帝任世百十有一年。釋迦七十有九。老聃九十。孔子七十有三。都無羽化飛騰之術。又無長生不死之訣。顧兆恩何人也。焉能獨異。天惟命之。我惟全之。朝兢夕惕。不逸不豫。庶幾或能於身死之際。如黃帝之仙去。帝堯之殂落。一點清靈在天不昧。此則兆恩羽化飛騰



之至術也。至於歸天之神氣。期與天地相爲炳煥。相爲往還。而闡明三教之微旨。又期與黃老孔釋相爲存亡。相爲終始。此則兆恩長生不死之要訣也。

### 順受爲正

浙有陳姓者。以接命之術獻之林子。林子曰。命定之天。是雖司命者。亦無得而易之。而况人乎。若縱得而接之。亦非所謂順受其正也。老子曰。我尙自頭白。誰能得从。全劉長生日。奈何憑假身以求長生。

漢武帝起栢梁臺。作承露盤。高二十丈。以銅爲之。有仙人掌以承露。和玉屑飲之。云可以長生。林子曰。書無逸載。三宗文王。卓然賢聖之主也。近則享國之永年。遠則聲稱之異代。由是觀之。則帝王益壽不死之方也大矣。

### 命定之天

程伊川嘗有言曰。若說白日飛昇之類。則無。若言居山林間。保形煉氣。以延年益壽。則有之。林子曰。



夫生人之命。必有所懸矣。而永年益壽之徒。命獨不懸於天乎。余醒心集亦有詩曰。若道此身能不死。古今誰是長生人。余嘗自謂此詩非迂也。昔有語導氣者。問於程伊川曰。君亦有術乎。對曰。吾嘗夏葛而冬裘。饑食而渴飲。節嗜欲。定心氣。如斯而已矣。此言得之。

### 仲尼長生

時有談長生者。造林子。林子曰。仲尼長生之至術。賢於道流遠矣。如陵生侍側。問曰。仲尼亦長生歟。林子曰。仲尼之道。寄之曾參孔伋孟軻。寄之萬世不死之人心。與天地相爲終始而不窮者。仲尼之長生也。

### 道釋亦殂落之義

林子曰。殂者。神氣歸天。道家之所謂長生。从視。白日飛昇者。是也。落者。體魄歸地。釋家之所謂四大假合。終歸於盡者。是也。

### 怕死貪生傳之者妄

人有言曰。釋氏怕死。道家貪生。雍生問曰。何謂也。



林子曰。道家不以生爲心。故自有長生者在也。釋氏不以死爲慮。故自有不死者在也。豈其以身之生死之足患。而有所貳於心耶。後世不知此義。而卽其所謂長生者。則曰貪生。所謂不死者。則曰怕死。斯言過矣。然而孔子仁壽之訓。豈其貪壽而怕夭者乎。必不然矣。關尹子曰。若有厭生死心。超生死心。只名爲妖。不名爲道。

### 帝舜玄德

兆瓊生問曰。儒者不言玄。而楊雄之書。以玄紀名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舜之德曰玄德。則唐虞之帝。曷嘗諱言玄也。

### 武王丹書

明俊生問曰。儒者不言丹。而道家謂之丹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武王西面受書於太公望。亦曰丹書。後世以有一點忠懇之心。謂之赤心。亦謂之丹心。

### 自立性命

林子曰。心屬火。其色赤。故謂之丹。余嘗卽此性命之心。丹言之。槩有其四。有所謂人丹。而曰紫金者。



昔所稱陰丹也。有所謂天丹。而曰黑金者。昔所稱陽丹也。有所謂陰陽配合。而曰黃金者。昔所稱三家相見結嬰兒也。又有所謂非陰非陽。混混沌沌。而從太虛中來者。昔所稱舍利光也。

只復性命之本然

文命生問曰。心本丹也。而道家謂之煉丹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日也者。天之丹也。黑而盪之。則日不丹。心也者。人之丹也。物而霾之。則心不丹。故煉丹也者。煉之無所於煉。以復其心之本體。天命之性之自然也。

林子曰。卽丹卽仁。而皆本乎其心焉者也。若外心以求仁。固不可謂之仁矣。而外心以爲丹。亦豈可謂之丹哉。

孟子曰。君子所性。仁義禮智根於心。故以心爲丹。而仁義禮智皆由此中出矣。

內丹外丹之大義

李少君以祀竈却老方。見漢武帝。武帝尊之。少君言祀竈則致物。而丹砂可化爲黃金。壽可益蓬萊。



林下全集 卷之四十四  
儒可見。見之以封禪則不死。於是天子始親祀竈。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。海上燕齊迂怪之士多更來言神仙事矣。林子曰。帝王之學。雖與凡庶不同。然亦有內丹。有外丹。惟道惟德。鍊性修心。滌渣鑠慝。欲不爲累。辟如金之精純粹美而無有不善之念。雜乎其間者。內丹也。羣生樂育。異俗向化。蕩蕩熙熙。無爲而治。此其爲利之大。傳之子孫。世世不絕。雖不雜以黃白之術。而帝王之外丹成矣。

### 陰丹陽丹之大義

或以林子言丹之義。可謂詳且盡矣。林子曰。未也。余又有所謂陰丹陽丹者。其義甚大。非徒爲我一身焉已也。或問何謂也。林子曰。棲跡於斷澗絕谷。飄翛於綠霧白霞。剝其陰以復一身之陽者。是乃自度者之所爲也。故余命之曰陰丹。達其道以憂天下。窮其道以憂萬世。剝其陰以復天地之陽者。是乃度世者之所爲也。故余命之曰陽丹。

### 仲尼天地之丹



佐生問曰。仲尼亦有丹。與林子曰。仲尼其至矣。始則以其中胎一身之陽也。而溫養之。及其成也。克滿一身。既則以其身胎天地之陽也。而溫養之。及其成也。克滿天地。克滿一身者。是有一身之陽也。

仲尼萬世之丹

林子曰。時至春秋。天地既剝矣。而仲尼之陽克滿一身。是天地之初陽者。復也。與七十子共明此道。是天地之二陽者。臨也。見可而仕。三月大治。是天地之三陽者。泰也。漸於四海之內者。其大壯與。及於四海之外者。其夬與。流於萬世。而萬世信之。則陽純而乾矣。

極樂蓬島

林子曰。身之極樂國也。如來禪定於其中矣。而釋流則西方之身之蓬萊島也。神仙逍遙於其中矣。而道流則海外之。

吾身蓬島

或問身之蓬萊島。林子曰。身處人世之間。與世人



相爲周旋。而心則空虛洞徹。飄然物外。如在無人之境。海外蓬萊島者然也。陶淵明所謂心遠地自偏。周子所謂出淤泥而不染。釋氏所謂居塵不染塵。在欲而無欲也。

自生西方

或問發大誓願。欲往生於阿彌陀佛國者。果能往生於阿彌陀佛國乎。否也。林子曰。此所謂卽心卽佛。卽方寸卽佛國之旨也。佛經云。我在劫濁見濁。煩惱濁。衆生濁。命濁中。不能超拔。隨順於時。是我方寸。是五濁惡世也。若於五濁惡世。能戒能定。能慧。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。是我五濁惡世。倏變而爲阿彌陀佛國。此乃所謂自生西方。而非有所往而生也。豈非往生之真實義耶。故曰回頭是岸。

### 天堂地獄

林子曰。作善降之百祥。而百祥之駢集。寔惟天堂之福也。作不善降之百殃。而百殃之俱罹。寔惟地獄之苦也。况作善則心逸日休。便屬陽明而輕清。



不謂之天堂而何。作不善則心勞日拙，便屬陰濁而幽昧，不謂之地獄而何。

### 輪迴

應時生問輪迴之旨。林子曰：人生聚則成形，散則成氣，聚而復散，散而復聚，輪迴之旨也。圓覺經曰：一切世界，始終生滅，前後有無，聚散起止，念念相續，循環往復，種種取舍，皆是輪迴。

林子曰：輪迴者，心也。故人人也，卒變之而爲虎狼之性，是亦虎狼而已矣。人人也，卒變之而爲狗彘之行，是亦狗彘而已矣。不謂之輪迴者，心乎。比之釋流之說，又爲至顯而至速也。

林子曰：苟爲善，而人敬之，天下仰之，鬼神欽之，不謂之天堂，只在目前耶。苟爲不善，而人賤之，士師刑之，鬼神殛之，不謂之地獄，只在目前耶。彼人其形，而禽獸其心者，畜生道也。不士不農，不工不商，游手游食，而至於不能自全活者，餓鬼道也。不謂之輪迴，只在目前耶。古人有言曰：天堂無則已，有則君子登，地獄無則已，有則小人入。由是觀之，特



患世之人之不能爲君子爾。能爲君子矣。而地獄而畜生而餓鬼。寔非其所憂也。

### 坐禪

昔馬祖在庵中坐禪。讓禪師往問曰。在此何爲。曰坐禪。曰坐禪何所圖。曰圖作佛。讓禪師一日將磚一片。於庵前磨。馬祖曰磨此何爲。讓禪師曰要作鏡。馬祖曰磨甕豈得成鏡。讓禪師曰坐禪豈能作佛。林子曰。六祖壇經曰。心念不起。名爲坐。後人不識坐字。而以爲行坐之坐。不亦謬乎。考釋氏典。有行禪之說。余醒心集有卧禪之旨。要之心念不起。而行卧之間。亦是坐也。

### 運氣

或問運氣是與。林子曰。非也。不運氣而氣自運。孟子所謂無暴其氣也。蓋吾身之氣。自升自降。而自運矣。如天之一春一秋。如海之一潮一汐。一皆自然而然也。而運氣以逆氣者。豈不失其妙用之自然耶。余故曰運氣者。逆氣也。

### 面壁



或問面壁是與。林子曰。是也。釋氏所謂面壁者。亦有妙義。蓋洗心退藏於密。以養其神。以復寂然之本體。猶面壁然而物無見也。故曰心如牆壁。可以入道。

禪靜同旨

或問儒家之靜。佛家之禪。林子曰。儒家之靜。佛家之禪。命字雖殊。其旨一也。誠使佛家而知有本來面目焉。坐可也。行可也。儒家而知有主敬工夫焉。靜可也。動可也。若禪必在坐。則佛之禪。頑空也。靜必在坐。則儒之靜。枯坐也。

逆反同旨

或問儒門之反。玄門之逆。林子曰。儒門之反。玄門之逆。命字雖殊。其旨一也。孟子曰。堯舜性之也。湯武反之也。道書曰。順則成人。逆則成仙。故儒門者流。能善反之。則天地之性存焉。便成堯舜。道家者流。能善逆之。則天地之性存焉。便成神仙。復歸嬰兒。不失赤子之心。其意同也。

援宅



林子曰身譬之宅也。神譬之身也。養成元神。炯炯不昧。離身長往。歸還于天。卽如世人舍宅而他適也。故曰拔宅上昇。

### 飛昇

仕鑿生問曰。昔之人有服丹而飛昇也。信歟。林子曰。不知也。又問。林子曰。神也者。丹也。謂神之歸天者。仙去也。

### 刑解

人茂生問曰。刑解有諸。林子曰。有之。曰願聞其人。林子曰。古之所謂剖心以成忠。待烹以爲孝者。其人也。丹心一點。萬古不滅。

### 水解

瑀生問曰。水解有諸。林子曰。有之。曰願聞其人。林子曰。楚之屈子平。宋之張世傑者。其人也。耿耿赤心。萬古猶烈。

### 舍身事佛

林子曰。舍身以事佛者。舍身以事心也。傲生問曰。豈非卽心卽佛之謂歟。願聞其人。林子曰。比干以



忠而剖死。伯夷以清而餓死。能事心也。若匹夫匹婦之經於溝瀆也。知舍身而不知事心矣。

### 神

大本生問心之神。林子曰。儒家謂之天君。謂之主翁。謂之太極。謂之些兒。道家謂之真人。謂之神仙。謂之千變萬化之祖。謂之些子。釋家謂之如來。謂之法身。謂之本來面目。謂之自在菩薩。謂之舍利子。謂之這箇。皆指此心之神而言也。

### 神室

明珪生問神室。林子曰。儒家謂之靈臺靈府。謂之腔子。謂之中。謂之樂處。謂之真去處。謂之正位。謂之黃中。道家謂之蓬萊島。謂之洞府。謂之玄牝之門。謂之中黃。謂之玄關一竅。謂之呼吸之所。釋家謂之西方。謂之淨土。謂之極樂國。謂之光明藏。謂之佛國。謂之活潑潑地。皆指吾身藏神之室而言也。

### 鼎

詔生問鼎之義。林子曰。鼎者。身也。易之所謂正位



凝命者此也。

### 塔藏

林子曰。釋氏之建塔。以象此心之鎮靜不移也。若藏之制。亦類塔能旋轉。豈非以吾身小天地。法輪能旋轉而不息耶。此釋氏象教之義也。

### 舍利光

或問舍利光之說。林子曰。舍利者。心經所云舍利子者是也。蓋舍。譬之方寸也。利子者。方寸中之神也。變動不居。一何伶俐。故謂之利子。光者光明之義。所謂聖人之心。如明鏡止水。而佛氏又以方寸爲光明藏。亦此意也。故定而能慧。寂而能感。安而能慮。虛而能覺。誠而能明。皆舍利光之旨也。

### 傳燈

劉昉初爲丞相府卒吏。至是出爲左殿直。歎曰。爲吏徒勞耳。吾將脫屣塵垢之外。與安期羨門並遊。乃屏居東都委巷中。又往郴州。止於東山僧坊沙門道覺。謂昉曰。吾燃膏油於如來前。二十年矣。勝利當無涯。昉曰。異乎吾所聞。修行人以身爲檠。以



戒行爲膏油。以方寸爲燃器。照破一切無明。古有燃燈佛是也。林子曰。此釋氏傳燈之旨也。以一燈之光。傳之數千燈。不熄不滅。而此燈之光固在焉。蓋神屬火。而火則以神用也。

### 因果

戒定生問曰。因果之說。不足信歟。林子曰。以因果而修道者。惑也。若齊民之愚也。余恐其信因果之未甚爾。齊民之信因果也。甚則必不敢肆然而爲惡矣。

### 僧姓

林子曰。先王因生賜姓。胙土命氏。姓氏之來尙矣。經云。釋種猶云。儒宗道派者是也。豈必去姓而後可以奉佛哉。蓋忘其本之所自出也。

### 祝髮

德光生問祝髮之教是歟。林子曰。余惟以釋氏之教。見性爲大而祝髮毀形。非以奉佛之心也。

### 幻妄

林子曰。釋氏以普度徧濟爲心。而謂之幻妄人世。



可乎。若普度徧濟。而有出於人世之外。謂之幻妄。人世則可。若普度徧濟。而惟在人世之中。謂之幻妄。人世則不可。

### 布施

林子曰。釋氏有言曰。以財施者凡。以法施者聖。故用財布施。特以擴其乍見不忍人之心耳。若以此便爲功德。陋亦甚矣。

林子曰。達則大賚四海。窮則與爾鄉黨。皆布施之義也。以此爲福田利益。則非矣。

### 功德

宋明帝以故第爲湘宮寺。備極壯麗。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還。帝謂曰。卿至湘宮寺未。此是我大功德。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。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。佛若有知。當慈悲嗟愍。罪高浮屠。何功德之有。林子曰。梁武帝問於達磨曰。朕一生造寺度僧。布施設齋。有何功德。達磨對曰。陛下實無功德。若宋主不過佞佛徼福。與梁武帝等爾。善哉。六祖有言曰。功德在法身中。不在修福。梁宋之主。豈足以知



此哉。近有一士者。親病篤。叩之醫生曰。非得人肉  
難治。士者計無所出。偶夜有熟睡者。輒剗其股。睡  
者驚起大怒。士者曰。不幸親病。欲得些肉爲藥。奚  
以怒爲。此亦宋主之功德也。

### 齊心爲上

林子曰。齊心者。內齊也。齊素者。外齊也。昔者宋文  
帝。謂求那跋摩曰。孤愧身徇國事。雖欲齊戒不殺。  
安得如法也。跋摩曰。帝王與匹夫所修當異。帝王  
者。但正其出言發令。使人神悅和。人神悅和。則風  
雨順時。風雨順時。則萬物各遂其生。以此持齊。齊  
亦至矣。以此不殺。德亦大矣。何必輟半日之爇。全  
一禽之命。帝撫几稱之曰。俗迷遠理。僧滯近教。若  
公之言。真所謂天下之達道。可以論天下之治矣。

### 法術

封生問曰。法與術是乎。林子曰。論語謂之法。語之  
言。孝經謂之法。言法行法服。七篇謂之行法。俟命。  
由此觀之。法字可盡。非乎。易繫辭謂之術。豈多乎  
哉。七篇謂之仁術。宋儒謂之學術。必貫乎天人。由



此觀之。術字可盡非乎。若後世梯劍履火誦呪書符。自以爲法。自以爲術。而非聖人之所謂法。所謂術也。

### 符呪

屬沙門曇無讖善呪術。涼主蒙遜甚重之。林子曰。所謂符者。凡所作書。皆符合吾心之妙用。非如後世畫符之謂也。所謂呪者。凡所出口。皆顯設吾心之靈機。非如後世念呪之謂也。

魏主詣道壇受符錄。林子曰。詣道壇受符錄。馳志於死後之富貴。亦甚惑矣。以私心而慕至道。真堪發一笑。

雲章生問曰。呪不幻歟。林子曰。呪也者。呪也。辟蠹羸之負螟蛉者。呪也。故能惺其心。則一點清靈照徹。是朗。是之謂大明呪。能存其心。則真實內主。萬邪莫干。是之謂大神呪。若後世之呪。而入於幻也。術矣。

### 懺罪

宋世祖詔曇宗法師懺罪。林子曰。孔子曰。丘之禱



久矣。夫禱實發於心。而懺顧由於人哉。六祖曰。從前所有惡業。愚迷。憍誑。嫉妬等罪。悉皆盡懺。永不復起。此懺罪之大義也。

### 禳請

林子曰。佛氏之教大矣。豈曰爲人禳請以希福利哉。若所謂報應之旨。謂作善降祥。不善降殃。與儒者之道又奚異也。昔者鄭火而定。公欲禳之。子產曰。不如修德。此禳請之大義也。

### 寂滅斷滅

林子曰。寂滅之旨。與斷滅不同。所謂寂滅者。心寂然而欲自滅。寂而常感。經云。生滅滅已。寂滅爲樂。是也。所謂斷滅者。斷滅此心。無所復用。六祖曰。迷人空心靜坐。百無所思。是也。三樂生問曰。斷滅之與寂滅也。異歟。林子曰。斷滅也者。圍而坐之。如無情之木石。斷滅去也。故孟子之不動心者。寂滅也。告子之不動心者。斷滅也。

### 在家出家

士志生問曰。在家而出家也。古有諸。林子曰。有之。



維摩詰傳大士者。其人也。華嚴合論曰。佛子。菩薩摩訶薩。在家宅中。與妻子俱。未嘗暫舍菩薩之心。維摩詰經曰。亦有妻子。嘗修梵行。

州生問曰。釋氏以出家爲大歟。林子曰。不以爲大也。劉元城曰。出家者紛然。非佛教之福也。

### 道釋仕宦

維生問曰。達而禪也。豈不以禪者心歟。林子曰。心禪則境寂矣。大慧語錄曰。昔李文和都尉參得禪時。大徹大悟。楊文公參得禪時。身居翰苑。張無盡

參得禪時。在江南運使。圭堂居士曰。佛法未嘗遺世。維摩之入政治。救護一切。非入政治。則不足以大其救護也。故善財參大梵光王。見其施人化以美其俗。參利生無厭足王。見其罰不善以安其善。皆普賢大行之一。所以爲未來佛子之式者也。夫豈必曰遯世爲佛事哉。

### 真卿學道而忠義

平原大守顏真卿。知祿山且反。因霖雨。完城浚濠。料丁壯。實倉廩。祿山以其書生易之。及祿山反。真



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。真卿遣平原司  
兵李平。問道奏之。帝始聞祿山反。河北郡縣皆風  
靡。歎曰。二十四郡。曾無一人義士耶。及平至。大喜  
曰。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。乃能如是。真卿使親客  
密懷購賊牒。詣諸郡。由是諸郡多應者。林子曰。歐  
陽永叔嘗謂真卿忠義之節。皎如日月。然不免惑  
於神僊。載觀玄宗所嘆二十四郡。曾無義士。余於  
是乃知真卿忠義之節。寔從學道中來爾。豈非學  
道之士。以心爲重。而以身爲輕。故能殺身成仁。舍  
生取義如此也。

鍾離得訣以破迷

鍾離權少攻文學。初仕晉爲大將。後遇東華先生。  
授以真訣。洞曉玄玄之道。嘗作破迷正道歌。其畧  
曰。有如飡松并服朮。如何脫免死生根。有如忘形  
習定息。如何百脉盡歸根。有如呼吸想丹田。到底  
胎僊學不成。有如息氣爲先天。到老無成也是空。  
有以口鼻爲玄牝。恰似漏網去包風。有以思心爲  
方寸。怎得歸元見祖宗。更有積精爲鉛汞。轉與金



丹事不同。有執神氣爲子母。亦隔天仙萬里程。有以開頂爲鍊養。枉施巧力謾勞神。更有縮龜并鍊乳。正是邪門小法功。更有行氣爲火候。九載三年誤了人。鼻頭閉息服元炁。引得邪風肚裏鳴。假若識心并見性。到頭終久做陰靈。知他多少閉門戶。勞漉空動骷髏形。止念降火爲清淨。下稍終久是頑空。晝夜終行子午法。天地豈有惡時辰。孤修閉息行存想。執定舌根做赤龍。更有周天行卦象。更有認脾作黃庭。更有指腎爲造化。執定尾閭爲命根。更有還元服水火。更有採補吸姪精。更有仰天吸日月。便道地魄與天魂。更有咽津爲造化。斷除五味是修真。晝夜一殮爲世用。身體尪羸似鬼形。曲身偃仰叩玉戶。抱元守一運雙睛。竦肩縮項思脊骨。搬運流珠想太陰。更有書符并念呪。破券分環學隱形。按摩吁呵六字訣。瞻星禮斗受辛勤。入清吐濁爲丹本。陽關緊勒火飛騰。炎炎遍身通透熱。呼作天真大道根。看經念讚持科籙。設壇拜醮望飛騰。三千六百旁門法。不識狂邪盡誤人。



二氏之道亦不外求

唐姚崇上疏有曰。佛不在外求。求之於心。但發慈悲行事利益。蒼生安樂。卽是佛身。林子曰。漢武帝不知卽心卽道。而入海求藥。唐明皇不知卽心卽佛。而造宇徼福。文中子曰。虛玄長而晉室亂。非老莊之罪也。齊戒修而梁國亡。非釋迦之罪也。然京師之廣。爲釋氏之道場也。大矣。宮殿之美。爲道家之蓬島也。華矣。九重之上。爲老子釋迦之尊也。至矣。百官之富。爲道儔釋侶之衆也。文矣。况發慈悲。卽是佛子。但能逍遙。卽是神仙。清心寡慾。身其康疆。卽是福田。樂樂利利。沒世不忘。卽是長生。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成道作佛也。

三教之書難以盡信

或者以爲二氏之道。誠與儒者不異。而二氏之書。抑或與儒者有不同歟。林子曰。二氏者流。傳旣失真。又以己之私意。揣度而億逆之。玄遠其說。謬悠其辭。以尊其師。以神其教。至於詭恠誕妄。不足取信於人。此則二氏之流敝也。余惟於二氏之書。各



取數卷。而數卷之中。之所註釋者。又多失作者之意矣。獨不觀儒者之書乎。六經之外。皆駁雜之言。非儒者之道也。今將取秦漢以下。百家子史。謂是儒者之言。而孔子之道。不過如是者。非也。况就此六經之中。禮記則多出於漢儒之附會。而孟子於書之武城。惟取二三策而已。又况註疏之支離。意見之億度。不得聖人之心。反悖儒者之道者乎。故小弁非小人之詩。雲漢非無遺民之意。談道而晦道。解經而失經者。天下後世何限也。如有盡心知性之徒者。出焉。則於三教之書。自能心領而神會矣。蓋三教之書。而三教之聖人。都從心性中發出。來爾。陸象山曰。六經者。吾心之註脚。曰。夫焉有心性既明。而註脚反有所不達邪。



到頭明而指神又有祖不祖派  
來爾對象山曰六經皆吾心之指神曰夫愚有心  
矣蓋三經之書而三經之聖人清發心卦中發出  
到之到皆由愚限然三經之書自指心發而轉會

林子全集

門人  
饒有年  
顧之進  
全參閱

三教異端

或曰二氏之學世人謂之異端者何也林子曰  
異端之說非必二氏之學與儒者異而後謂之  
異端也學儒而不知盡心知性便為儒門之異  
端也學道而不知修心煉性便為道門之異端  
也學釋而不知明心了性便為釋門之異端也



子谷子龍江林兆恩

學貴求端於心

或問何以謂之三教者流也。林子曰。三教者流。乃三教之流。敝。三教之異端也。又問何以謂之三教之異端也。林子曰。仲尼之時中也。黃帝老子之清淨也。釋迦之寂定也。悉皆本之於心者。端也。彼三氏者。流而不知所以求端於心者。異端也。故儒教知所以求端於吾心之孔子焉。則是中在我。而亦不異於孔子矣。道教之所以求端於吾心之黃帝老子焉。則清淨在我。而亦不異於黃帝老子矣。釋教知所以求端於吾心之釋迦焉。則寂定在我。而亦不異於釋迦矣。

林子曰。儒教謂之由徑者。仲尼之異端。而非大道也。道教謂之旁門者。黃帝老子之異端。而非正道也。釋教謂之外道者。釋迦之異端。而非內道也。林子曰。金剛之降伏其心。道德之虛心實腹。周易之洗心退藏。其道一也。而坐禪以學佛。運氣以修道。支離以明儒。豈非其三教之異端邪。



學以嗣續爲本

林子曰。釋流之不嗣續也。斯爲釋迦之異端矣。道流之不嗣續也。斯爲黃帝老子之異端矣。

孔子異端

儒者終日口說孔子。不識自性孔子。終日紛爭辯論。不知心上工夫。孟子曰。學問之道無他。求其放心而已矣。又曰。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。以其存心也。程子曰。約之使反。復入心來。又曰。心要在腔子裏。朱子曰。但得心存便是敬。勿於存外更加功。是

知求放心。便是存心。存心便是主敬。此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。而對越在天。陟降在帝之左右。舍存心之外無他也。後世儒者。不識敬字。支離謬漫。似足聽聞。若語之以真實工夫。根本學問。則亦未之知也。然儒者之病。不特支離爲然也。有專主尊德性者。有專主道問學者。有專主先知者。有專主先行者。有專事考據以爲博物者。有專事援引以爲明經者。有自謂崇正之儒而身不正者。有自謂闢邪之儒而心自邪者。有藉此以爲進身之階者。有



假此以爲邀譽之媒者。如此者流。難以悉舉。要皆外心性以爲儒。而非仲尼之所謂儒也。

### 黃帝老子異端

老子曰。得其一。萬事畢。若夫後世道門者流。豈知老子所謂無作無爲得一之微旨哉。而其所相授受者。亦皆出於億逆之私。穿鑿之見。於是始有所謂熊經鳥伸者。有所謂內視存想者。有面壁而志在降龍伏虎者。有輕舉而思以駕鳳騫螭者。有吞精嚙華以翕日月者。有步罡履斗以窺星辰者。有

依卦爻之序。而朝屯暮蒙者。有售黃白之術。而燒茆弄火者。有希慕長生不死者。有馳志白日飛昇者。如此者流。難以悉舉。要皆外心性以爲道。而非黃帝老子之所謂道也。

### 釋迦異端

維摩詰者。釋氏之有妻子也。身處塵勞。心常清淨。釋氏有言曰。安於人道之常。而知最上一乘之妙。初無間於僧俗。如是則佛之道愈大而朝市山林。皆得之矣。又曰。不須求出家。作名教中罪人。至於



林子全集  
卷之三  
四  
傅大士龐道元許多等流。亦皆有妻子也。道家所謂休妻不是道。佛家所謂何須要去妻孥不亦可明徵乎。故佛爲出家者。說菩薩戒則曰離非梵行。爲在家者。說優婆塞戒。則曰離邪婬者。以爲離非梵行者。永斷色欲也。離邪婬者。不犯他人妻女也。大慧語錄曰。昔李文和都尉參得禪時。大徹大悟。楊文公參得禪時。身居翰苑。張無盡參得禪時。在江南運使。苟知卽心卽佛之旨。雖不絕富貴紛華之境。可以便證聖果。是富貴叢中亦可爲也。豈

特在家爲然哉。劉元城曰。出家者紛然。非佛教之福。若學佛之徒。至於離世以爲高。避塵以爲潔。則亦惑之甚也。然亦有著相而執而不化者。有著空而流而不返者。有捨身以事佛者。有設齋以飯僧者。有呪水默訣以驅羣魔者。有枯坐誦經以覲多福者。有持戒定慧而望解脫者。有祛貪嗔癡而思清淨者。有生而願超西域者。有死而願登天堂者。如此者。流難以悉舉。要皆外心性以爲佛。而非釋迦之所謂佛也。



三教者流矯枉之過

林子曰。矯二氏之誕也。而益近易之。斯儒流之不仲尼矣。矯儒流之文也。而益玄遠之。斯二氏之不釋老矣。

三教者流謬相是非

林子曰。後世不知釋迦之道爲何如也。乃卽今之和尙而非之。可乎。不可乎。後世不知黃帝老子之道爲何如也。乃卽今之道士而非之。可乎。不可乎。後世不知孔子之道爲何如也。乃卽今之儒者而非之。可乎。不可乎。

大抵二氏多失之偏。而儒門多入於僞。失之偏者。固非大中至正之道。而入於僞者。亦豈忠信不欺之心哉。然儒門者流。每以今之和尙而議釋迦。以今之道士而議黃帝老子。則亦何異乎二氏者流。以今之儒門而議孔子也。要之心性之大。旣有所未明。而好勝之心。又不能自克。徒以生平影響記誦。而爲口耳之麤者。各立門戶。以相是非。無惑乎三教之要旨。不明於天下後世也。



林子曰。拱手安足以爲儒。儒之文也。非孔子之所謂儒也。荒唐枯槁以爲道。以爲釋。道釋之僻也。非黃帝老子釋迦之所謂道。所謂釋也。游定夫嘗言前輩。往往不曾看佛書。故詆之如此之甚。其所以破佛者。乃佛書自以爲不然也。然不惟儒者之所以破佛。乃佛書不以爲然。而釋氏之所以學佛。亦佛書不以爲然也。雖然。豈特二氏之非儒者妄邪。而其所以學黃帝老子釋迦者。亦非黃帝老子釋迦之道也。豈特儒者之非二氏者妄邪。而其所以學仲尼者。亦非仲尼之道也。又曰。惟其學之者非。故其非之者非。

楊墨不識心

孟子曰。舜由仁義行。非行仁義也。故楊子求義於義。而不知義之本於心者。異端也。墨子求仁於仁。而不知仁之本於心者。異端也。

告子不識心

林子曰。心本圓融。亦本活潑。拘檢愈嚴。而心愈不定也。故庭草盆魚。傍花隨柳。自能心與道而爲一。



道與心而相涵千古而下猶可以想像其自得之樂。自在之懷矣。朱子曰。告子之不動心。是操存堅執做。夫無動無靜。心之本體也。若告子者。則外其本體以求心矣。不免有動有靜。不免操存堅執。豈其能得吾心之本體。有主而不動邪。

林子全集

持齊辯惑

持齊以持心可也。不知持心且不可以爲人。而曰能作佛者未也。若也能知所以持心矣。縱曰不能作佛。是亦不可以爲人乎。龍江兆恩

心齊爲貴

或問林子不持齊者何也。林子曰。余惟以心齊爲

門人

姚尚義

葛繼臬

全叅閱



貴爾。余惟以釋氏經律雖嚴。猶許人食三種淨肉。鹿肉一。猪肉一。其一則余忘之矣。若彌勒佛。釋氏之卓然者。嘗飲酒食猪頭肉。至六祖乃以菜寄煮肉鍋而曰。但喫肉邊菜。彼蓋貧而守網。而肉食亦非其所能具也。朱橘道人既得子心見性之大。遂茹葷肉食。一無所忌。記曰無故伐一樹。殺一禽。非時。非孝也。殷湯解三面之網。而孔子則釣之不網。孟子曰。君子遠庖厨。今合三教而並論之。不殺物者。仁也。不廢養者。義也。豈曰籃中之魚。砧上之肉而已。

### 學佛細行

釋氏有言曰。人人有箇真齊戒。口喫齊素假齊戒。真齊時時要齊心。真戒刻刻是性戒。仙佛都向性中求。口食緣何准齊戒。身心性命不知修。錯認喫菜爲齊戒。亦可謂能明齊戒之大義矣。然而何以謂之齊也。古人有言曰。湛然純一之謂齊。又何以



謂之戒也。古人有言曰：肅然警惕之謂戒。故曰：持齋念經，乃學佛之細行。明心見性，實佛祖之的傳。日持不迂齋。

余嘗酌古諸齋，日令諸生持之。名曰不迂齋。每日一齋，以早爲期。早或召燕，至午乃齋。午又召燕，至晚乃齋。肉邊之菜，亦無所礙。凡我諸生，須當反而思之。我之所以日持不迂齋者，抑何所爲？以爲道也。又當記憶我修道以仁之工夫，真有不可終食而或違也。日不迂齋，日不違仁，而用力之久，則庶

幾乎內而能主於直內之敬，外而不忘乎方外之義，而儒之聖學、道之玄學、釋之禪學，豈其有外於我之敬義也哉？故曰：敬義立則德不孤，直內方外，謂非真齋戒而何？夫既不食肉，則有似於齋，而肉邊之菜，則有似於非齋。非齋而齋，齋而非齋，亦以稍見余之教，固有不在於齋者。記憶爲仁，是又齋心之或一道也。

### 大人事備

或問：記憶爲仁，以修道也。而又將何以記憶之？林



子曰。孔子所謂修道以仁者。乃安土敦仁安仁居仁之旨。而宋儒所謂心在腔子裏者是也。而記憶之旨。須當記憶我是學道人也。我既學道。而我之心。其可少違乎仁也哉。我之事。其可少叛乎義也哉。違仁叛義。而謂之道人不可也。如此記憶以居仁。如此記憶以由義。而大人之事備矣。

林子曰。早而齊也。須當記憶我之心。果不違仁乎。否也。我之事。果不叛義乎。否也。早或召燕而未之齊也。亦當記憶我之心。果不違仁乎。否也。我之事。果不叛義乎。否也。而午而晚。亦復如是。

### 心齊心戒是真齊戒

林子曰。口齊而心齊。可也。口齊而心不齊。不可也。口戒而心戒。可也。口戒而心不戒。不可也。心既不齊。心豈能湛。心既不戒。心豈能肅。不湛不肅。必不清淨。口齊口戒。竟亦奚爲。若將以此而欲造福。與雖以造福。實以禦福。造福禦福。豈非其惑之甚邪。若將以此而欲求佛。與雖以求佛。實以離佛。求佛離佛。豈非其惑之甚邪。



口齊要順自然

諸生有惑志於長齊以爲道者。來見林子。林子必戒之曰。非吾弟子也。或問長齊非與。林子曰。何可非也。枯槁之士。豈不賢於飲食之人邪。但修道之人。不有凡酒腥膻。則無以補養元和。而使之充且盈也。然則道釋二家。不長齊與。林子曰。元和旣盈。神氣自清。雖有凡酒腥膻。亦且厭之。遠之矣。况能飲之喫之者乎。

林子曰。元和未盈。神氣未清。雖欲不凡酒。不腥膻。不可得已。元和旣盈。神氣旣清。雖欲凡酒腥膻。不可得已。故道曰自然。而學道者。亦惟法道之自然爾。



林子全集

念經辯惑

林子曰。人人有釋老。人人有真經。真經之不知。

誦經有奚益。余嘗聞經師之教人以經也。曰經

要勤誦。勤誦既久。自有仙佛。應來度汝。而誦經

之徒。心既惑矣。既領師命。口不輟聲。旦則忘餐。

夜則忘寢。如此勞苦。心火必旺。心火既旺。兩眼

門人 施懋孝 全叅閱  
陳爲九



自昏而經師復從而語之曰。汝知仙佛之來度  
汝邪。汝之心。豈不之覺。汝之眼。豈不之見。於是  
誦經之徒。自以爲迷也。而必強以覺之。以冀仙  
佛之我見也。心旣惑矣。而眼又昏。似若有鬼現  
形。而所覺所見。則皆是仙也。則皆是佛也。且顛  
且狂。如醉如夢。常言我得無上道。常言我證無  
上乘。我能白日而飛昇。我能永斷於生死。我能  
呼風喚雨。我能役鬼使神。夫經有何過。而誦經  
之敝。一至於此。此誦經之可非也。龍江兆恩

妙義不在文字

達磨西來。不立文字。直指人心。見性成佛。若也不  
能明心見性。不知念佛念心。而朝誦金剛。暮誦圓  
覺。如此求佛。抑旣勤矣。而曰可以證佛果者。余弗  
能知之矣。甚而至於日夜朗誦華嚴八十一卷。一  
字一拜。槩百有九萬餘拜。一日千拜。槩千有九十  
餘日。如此求佛。抑旣勞矣。而曰可以證佛果者。余  
弗能知之矣。六祖曰。佛之妙義。非關文字。心行而  
口念可也。口念而心不行。如幻如化。如露如電。豈



其不爲法華所轉。而與義作讐家邪。然則念之一字非與。林子曰。六祖曰。念念自淨其心。自修自行。見自己法身。見自身佛。以此爲念。何可非也。特以其念經而爲經所轉者之可非也。釋氏有言曰。念佛一聲。刷牙三日。聞禪一句。洗耳三次。豈不以佛本覺性。而念佛求佛。何以能佛。禪外離相。而聞禪求禪。何以能禪。

正法不落知見

或問五解脫知見香。而曰卽須廣學多聞者。非與。林子曰。汝以汝之自心。果無所攀緣於善惡與。若果能無所攀緣善惡。而廣學多聞。可也。若或有所攀緣善惡。而廣學多聞。不可也。又問旣解脫矣。而又曰知見者。何也。豈其解脫性中。無此知見。而必廣學多聞。然後能證佛之知見邪。林子曰。夫旣解脫。當思度人。旣思度人。當明佛法。有宗有教。缺一不可。若也不能戒。不能定。不能慧。不能解脫。而卽以知見爲事者。乾慧之徒也。昔者阿難亦嘗廣學多聞矣。竟爲摩登伽女所攝。至釋迦已證涅槃。後



又從迦葉爲弟子。復以廣學多聞而爲迦葉所擯。出然阿難乃西天之第二祖也。迷於多聞。至於如此。若不知所以自悟自懺。是亦後世乾慧者流也。則又安能得傳正法。而成佛果邪。而學佛多聞之徒。可不知所以自悟自懺。而卒流於乾慧之歸也。噫。

### 能歇累生之狂

昔者僧法達之所蘊習者。念法華經。已及千部。乃其心中之一物也。故其有我慢幢。禮不投地。空誦循聲。以自開衆生之知見。已爾。抑豈知從劫至劫。手不釋卷。從晝至夜。無不念時之微旨乎。後蒙太祖啓發。踊躍歡喜。而曹溪一句亡之偈。可謂能自歇其累生之狂矣。

### 佛在我心之經

胡生博極佛書。而以佛之經。乃佛之所以作佛。及佛之所以教人也。來從林子受業。旣易歲矣。而問於林子曰。先生何爲不讀書。林子曰。余之習懶。旣已成癖矣。而佛之書。豈非了血子先得我心之所同。



然者哉。然余又有說焉。試以問汝。汝以爲古先諸佛皆從文字中來。而佛之妙義果有關於文字乎。否也。易曰。書不盡言。言不盡意。而汝必欲求佛之言於其書者。何與。故佛縱無書也。而言外別傳。可得而知者。以吾心之有釋迦在也。佛縱無言也。而意外別旨。可得而悟者。以吾心之有釋迦在也。若必以書而求佛之言。而佛之言其可得而知乎。以言而求佛之意。而佛之意其可得而悟乎。然天下。一佛無二佛。而十方三世一切佛。恒河沙數無盡。

佛亦皆在於我之心之經矣。若能明此意。雖不念經。而謂之手不釋卷。能持真經。可也。若不明此意。是雖朝也。金剛暮也。圓覺。日夜華嚴。禮拜不休。勤誦循聲。徒自勞苦。而曰紙上陳辭。可堪作佛者。則惑之甚矣。

林子全集卷之終



...

...

...

...

...

...





